美好生活

FANGCALAY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

Fangcalay:阿美語,美好的意思

我們 噶瑪蘭Aida · Kavalan

徒步擁抱世界

傳統知識與外來的觀光旅遊

一個漢族學生
學習阿美族語的經驗

I cowa ko lanlan ako ?

找尋，我們時代的榮耀

土地柔性戰

恨流行的部落最時尚

2014.12

08

人的情感
是我們想旅遊的美景

發行人　傅崐萁　花蓮縣縣長
編輯委員　王力之　花蓮縣豐濱國民中學教師
王昱心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林政穎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藝術文化科科長
督固·撒耘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長
楊政賢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潘朝成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講師
蔡鼎紘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輔導行政科科長
(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總編輯　Sifo Lakaw (鍾文觀)
執行主編　杜宜蓁 (Icep)
執行編輯　Lafy Hongay (林沛琪)
Osay Ongo (萬星辰)
Fuday Rata (鄭君培)
Panay Rata (鄭貴娟)
Lo'oh (賴旻安)
美術編輯　余欣盈
封面設計　余欣盈
特約文稿　杜乙兒
林志洋 (Langod)
蔡昇達
'amoy a 'oebay tawtawazay (趙宇函)
Ilong Moto (張裕龍)
Panay·Kumod
Tana·Takisvilainan　(黃雅憶)
出版單位　花蓮縣政府
編輯單位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97453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十街156巷3-10號　03-8546965)
製版印刷　華雲企畫
發行單位　花蓮縣政府

目錄

1. 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p.10

2. 徒步擁抱世界 ----------p.14

3. 傳統知識與外來的觀光旅遊 ----------p.18

4. 一個漢族學生學習阿美族語的經驗 ----------p.26

5.I cowa ko lanlan ako ? ----------p.30

6. 找尋 ， 我們時代的榮耀 ----------p.32

7. 土地柔性戰 ----------p.38

8. 恨流行的部落最時尚 ----------p.44

FANGCALAY

編輯
札記

本期主題為「觀光旅遊」，封面故事為一位身穿噶瑪蘭族傳統服飾的女孩遊走在台北的街頭，那是一份來自部落文化的驕傲，如同在都會區穿梭旅遊的觀光客，因為，意念清楚地知道，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態度，永遠堅定，在心中。

專題報導〈我們 噶瑪蘭〉，不僅打破以往對博物館文化的詮釋權，更是一場文化再現的族群大事，藉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來台舉辦「沉寂百年的海外遺珍—馬偕博士收藏台灣原住民文物展」的參考資料，重新展現屬於噶瑪蘭族傳統新娘裙，也希望透過身體自行的方式，影響更多族人的共鳴與支持。

杜乙兒，一位來自高雄的徒步環島人士，〈徒步擁抱世界〉用愛環島的概念擁抱人心，意外闖進了花蓮縣原住民部落大學中區學習中心，意外地參加「Mipacok 傳統殺豬方法技術與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倫理課程」，更意外地開啟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傳遞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更傳遞了部落文化倫理教導我們的態度。

賽夏族的’amoy a ’oebay tawtawazay（趙宇函），破題式地在文章的標題上〈傳統知識與外來的觀光旅遊〉點出傳統文化與現今觀光產業的關係，也讓我們看到長者對於維護族群文化的堅持，與外來攤販在傳統祭典場合的矛盾。

林志洋（Langod），一位非原住民族身份的漢人，分享如何與阿美族建立新語言關係，也是有擔心被笑的窘境，卻選擇身體力行地向部落族人學習說話，只因為單純地想多認識阿美族文化，也讓我們思考到現今族語政策的誘因，是不是應該將先建立喜歡說族語的環境，並納入生活，才會逐漸愛上族語。

〈I cowa ko lanlan ako ？〉 作 者 Panay・Kumod、Tana・Takisvilainan、黃雅憶，擁有雙重族群身份的原住民，藉由《布農族傳統歌謠族語》教材之製作過程，重新認識屬於血液中二種文化的智慧，進而思考自己與部落文化傳承的關連性。

認為人生至少「歐北來」一次的蔡昇達，透過文字帶我們遊走台北的福山部落、桃園復興鄉及屏東，〈找尋，我們時代的榮耀〉，也尋找屬於我們的文化根。

部落地圖是種具延續性的文化使命，不只是手工製作的過程，〈土地柔性戰〉以部落耆老的知識傳遞、部落青年的紀錄、部落孩童的嬉鬧影像，突顯出文化世代交錯的傳承意涵，緩慢地訴說原住民族面對傳統領域的土地觀，並期許文化能透過族語復振而延續的盼望。

〈恨流行的部落最時尚〉作者 ilong Moto（張裕龍）改編巴奈．庫穗的〈不要不要討好〉歌曲，可看出一位原住民在都會區遊走的心聲，也透過族語研究之田調工作機會，穿梭原鄉部落，思考自我與文化間的共存關係。

不要等待任何可能來討好你，藉著逃避來紓解你對認可的壓力，
而你只能自己面對你自己，不要把面對這件事變得這樣委屈；
為什麼天龍國會這麼有魅力，
為什麼不試著回頭追尋祖先流傳的智慧，
我們已經在按照別人說的規矩變成賺錢花錢的機器。
如果能將你眼前的這一切視為俗氣，
我們可以自信地穿著族服遊西門，隨興在捷運車廂族語交談，
回應在這土地下面祖先的渴望。

閱讀這些文章，如同遊走在各地原鄉，
讓我們思考：「該用什麼樣的姿態『觀光自己、旅遊生命』？」
面對部落文化與現今外來經濟消費的衝擊時，又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些問題永遠都沒有既定的答案，但都不停止地詢問自己。
如同，
學習文化的路，不曾終止。

美好生活

FANGCALAY

穿著自己族群的傳統服飾穿梭在台北街頭，怎麼樣的滋味？

〈我們 噶瑪蘭〉 Aida · Kavalan

杜宜蓁（Icep）

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我們 噶瑪蘭」特展10月24日開幕,這次特展,以博物館與部落合作的創新模式,從展示設計、展場文案、展品呈現到開幕儀式都是以花蓮新社噶瑪蘭人作為主體,完全將展場主體回歸部落族人。

KFC
慢行
車輛改道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講師也是噶瑪蘭族裔的潘朝成老師（木枝．籠爻），在專題講座「博物館與部落共構下的新關係」指出，以往博物館館員總是給人不好親近的印象，多在執行「禁止」事宜，例如：不可拍照、不可飲食、不可觸摸等等冷冰的規定，拉開了文物與民眾互動的關係，因此，希望透過近年來跟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共同致力於保存與記錄噶瑪蘭族文物史料等經驗，建立部落與博物館的合作關係，由部落族人協助提供文物與知識、博物館提供良好的場地及具素養的館員協助保存及佈展，讓噶瑪蘭族的文化與故事更具活力與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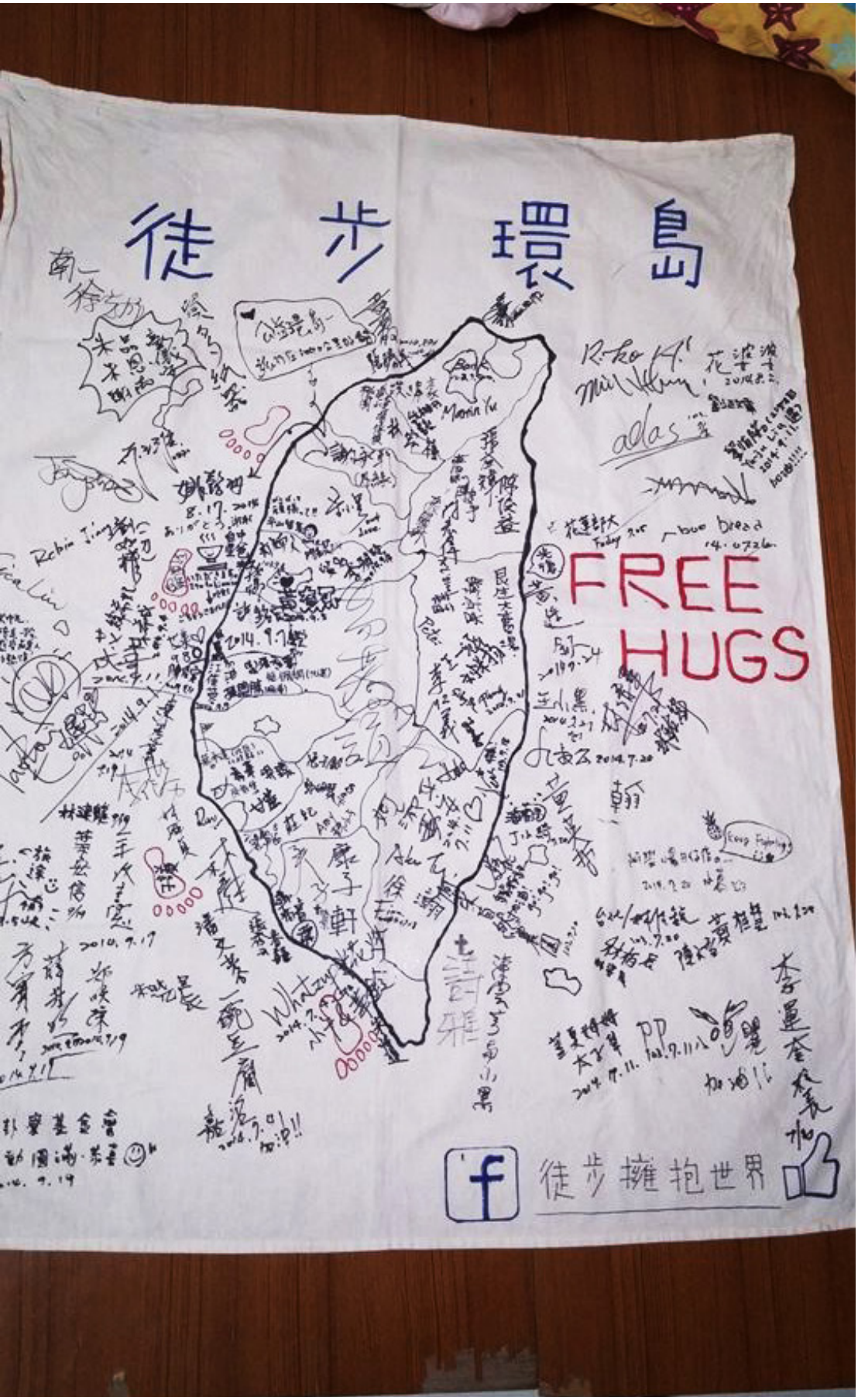
打破過去由博物館主導的觀點呈現，改以博物館與部落合作的模式，從展名即可感受到對自我族群主體性的重視，〈我們 噶瑪蘭〉嘗試翻轉凝視的角度，試圖打破平埔族已被漢化的刻板印象，特展的重點在於縱橫交錯的菱形圖樣與紅色的主色調的噶瑪蘭族傳統新娘裙，這是文化再現的重要寫照。

印象中，噶瑪蘭族服飾以白底滾黑邊的「漢式」服飾為主，這也成為「噶瑪蘭之父」偕萬來之女偕淑月，萌生復原傳統服飾圖紋的念頭，企盼自己能披上傳統新娘服當嫁衣，於是在 2001 年 6 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來台舉辦「沉寂百年的海外遺珍—馬偕博士收藏台灣原住民文物展」，她前往參觀，就此開啟噶瑪蘭族傳統新娘裙復織契機。

「當黑、藍、紅三色構成，間飾以金黃、淺藍、紅色玻璃珠及瑪瑙珠等，各式圖騰立體呈現、華麗非凡的新娘裙躍然眼前，頓時我熱淚盈眶，內心百感交集卻也備感振奮。」偕淑月在專題講座「從傳統智慧到文創商品」裡說，那一刻仿如祖靈降臨，她知道是時候了，要透過自己的雙手重現祖先流傳下來的智慧，如今她們鼓勵部落族人在祭典上多穿族服，但仍需要努力與族人繼續溝通。

期盼，在世代交錯中的原住民族，都能驕傲地披上文化傳統衣。

參考文獻：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11138



讓世界不再冷漠，為這塊大家所生長的土地盡一份心力，發覺這世界的美好。

徒步擁抱世界

杜乙兒

這個名字男女生雖然通用，但我要強調我是男生！男生！男生！很重要，所以特別強調說了三次。我是個愛做夢的男孩，但也勇於追求實踐自己的夢或理想。所以我很喜歡說自己是個追夢者！我是追夢者乙兒。

杜乙兒是一位來自高雄的大學生，在今年暑假選擇用雙腳環島擁抱這世界，7 月 25 日意外來到了部落大學的中區學習中心，也參予了在 lidaw 部落（現今東昌部落）開設的課程－「Mipacok 傳統殺豬方法技術與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倫理」，不僅開啟了對部落大學的認識，更進一步地認識原住民族文化，與大家分享他的回饋與心得！

去年搭便車環島回來之後，心中就一直有個想要用雙腳走過一圈台灣的想法，但我不想要因為想環島而環島，想要加入一點自己的想法或東西，帶著這想法或東西出發，原本想要為某個機構或地方募款但多從考量之下慎重考慮一陣子後！決定不募款了，最後決定以去年國慶日於街頭發起的免費擁抱 FREE HUG 想法出走，跟著我一起環島的背包是有經過設計與想法，故意把免費擁抱四個字寫大、徒步環島寫小。因為我想要讓大家注意到的是「免費擁抱」這四個字眼而不是徒步環島這四個字。

科技產品日益發達所帶給我們的是便利，但便利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互動越來越冷漠，藉由小小的力量傳達愛與關懷，透過最簡單的擁抱喚起人們心中小小的火苗，擁抱這個最直接的舉動喚起人們心中最初的感動與熱情，透過最無聲的言語表達最純真的情感，傳達愛與關懷。

We
ToSowal

緣分就是如此的奇妙！

今年我若沒有選擇徒步環島、或者我選擇走海線的話，就不會被路旁的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給吸引住！假如我沒有進去問說：「不好意思！可以借我參觀一下嗎？」就不會有後續的事情發生，也因為裡面的姐姐們真的太熱情了！讓我想要多了解一下「這是個什麼大學？」、「在做些什麼？」。

「部落處處都是教室，任何一草一木都是教材，取之於部落用之於部落。」

一直以來對「原住民」算是很陌生，一直都沒機會可以接觸到原住民的一些人事物，緣分讓我有機會接觸並認識這個之前完全陌生的人事物，部落大學的姐姐們真的太熱情了，讓我在部落大學卡關卡好久，哈哈。但我想這就是旅途中所帶來的樂趣，永遠不知道前方等待著妳的是什麼，也謝謝姐姐們邀請我參加「Mipacok 傳統方法技術與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倫理」，還有謝謝我的腳程剛好六日可以到達吉安。
這兩天的課程裡讓我學習到阿美族的一些道德倫理，最年輕的年輕人必須幫年長的長輩們倒酒，這是一個長幼有序的階級制度。」
「Mipacok 傳統方法技術與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倫理」，是我第一次接觸和看到的一個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實際操作，從一隻豬如何的分解分食，這些都有一定的規範與倫理道德，雖然殘忍血腥，但我們應該拋開漢人的既定印象去瞭解阿美族傳統文化，，不該用異樣的眼光去看待，學習包容和了解事情背後的緣由，謝謝花蓮部落大學讓我上了一課！
謝謝你們的熱情與招待！也意外的得到了阿美族的族名，我很喜歡！
「Afo」—燃燒你的熱情直到灰燼，但是灰燼還是有用處的。
Aray，花蓮部落大學的各位！

觀光旅遊與外來的傳統知識

’amoy a ’oebay tawtawazay

(趙宇函)

賽夏族，我來自於新竹縣五峰鄉，從小在五峰長大，但唸書大都在平地。大學就讀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就讀大學和研究所期間有感於族群文化迅速凋零，並開始積極學習賽夏語，語言和文化相輔相成，希望在這條學習路上能夠傳承族群語言和文化。

賽夏族的 paSta’ay 為兩年一次的祭典，也就是過去所稱的矮靈祭，此祭典為賽夏族人為感念過去矮人對賽夏族人農業上教導的貢獻，但因矮人玷污了賽夏婦女而將矮人害死，因為這樣的傳說故事而有了 paSta’ay 這樣的祭典。祭典日期的決定是由南北雙方祭團朱姓長者決定，待雙方討論好後雙方長者打芒草結為約定，一個結表示一天，所有的結解完後，就表示 paSta’ay 開始了，這個儀式我們稱為 papoe’oe（結期儀式）。今年南群（苗栗南庄）paSta’ay 時間為 11 月 7 日至 11 月 9 日；北群（新竹五峰）為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日。南北群舉行祭典的時間會差一天，南群較早。

11 月 7 日為南群祭典的第一天，北群族人會在這天前往南庄向天湖祭場參加 paSta’ay，如往常一般，北群族人約傍晚五點多抵達向天湖，南群族人也很熱絡參與 paSta’ay，由於賽夏族大部分為散居的緣故，因此家家戶戶帶著睡袋棉被準備三個晚上待在祭場參與祭典。這天前來參與祭典的遊客不算太多，幾乎圍坐在場邊的看台，看著場內的舞群著不斷得圍繞著，這天北群的族人也會加入舞群一起共舞。

11 月 8 日則為北群祭典開始的第一天，這天上午仍舊下著雨，到了下午五點多仍舊下著毛毛雨，場邊前來參與的觀光客也將看台上的座位坐滿了，四邊的火堆升起熊熊烈火預告著這天的祭典即將開始，約傍晚五點半廣播組廣播請祭屋內要綁芒草的族人和遊客先在外稍後，祭歌組的人員站在祭屋準備六點祭典的開始，從靈屋出來主祭向負責歌舞的族人敬酒後，帶頭的 tawtawazay（趙姓）族人負責將舞群從祭屋帶至祭場，唱著第一首 rara:ol（招請）的祭歌，舞裙隨著火炬來到了祭場，第一天的歌舞正式揭開序幕，祭典三天的開始皆是如此。第一天漸緩的雨勢逐漸停止，但八點過後又開始下起不小的雨，看台上的觀眾也趕去躲雨了，但由於歌舞不能停止，祭場上歌舞的族人仍舊繼續唱著和跳著，直至隔日破曉時。

祭典的第二天，同樣 tawtawazay（趙姓）領唱將舞群帶至祭場，這天午夜十二時為整個 paSta’ay 中最重要的主祭和頭目訓斥，兩人前後輪流站在臼上和族人說話，先由主祭開始才輪到頭目，兩者勉勵族人這兩天的辛勞，剩下一天大家要繼續努力，也感謝外來的遊客前來參與我們兩年一次的 paSta’ay。這個時段是三個晚上歌舞中唯一停下來不跳舞的時段，認真聽著長輩的勉勵並唱著這三天為一唱一次的祭歌 wawa:on，族人戲稱為「國歌」，因為唱著這首歌時是原地不動的，過了午夜十二點訓斥結束，族人奮力的繼續歌舞直至隔日太陽出來，這天上午為南群

最後一天送神，但我們北群還有一個晚上，我們則必須配合南群那邊唱送神的祭歌，但並非實際將 koko’ ta’ ay 送走，等結束這首歌後表示第二天的祭典結束，大家各自回家休息等待最後一天的歌舞。

第三天晚上遊客比前兩天少很多，過了午夜有些迎神的祭歌不行唱，此時忙碌的朱家廚房變得更加忙碌在準備隔日送神所用的早餐，如此種種預告著祭典已到了尾聲。這天並非唱到天亮即可，而是有個「折木」的儀式，只有男性族人可以參與，女性族人只能在旁觀看，而且對有懷孕或是月經來潮的婦女來說，這是不能觀看的儀式。「折木」儀式的開始是長老會派一群年輕到山上砍一棵樹 ，砍完並不會直接把木頭帶回祭場，而是和場內男性族人互相叫囂展現自己的勇氣，第二次進場時才會把木頭帶回來，木頭上綁上數個芒草，並將木頭架高，男性族人會輪流跳躍取下木頭上的芒草，有拿到芒草的人表示未來一年將會有好運，木頭會經過數次跳躍越降越低，到最後會有一個負責人將木頭拉下，此時所有男子上前合力將木頭折斷丟向東方，木頭以往會被折成好幾段顯示族人的團結合作，此時的氣氛是歡愉的，男子奮力折木，女子在旁吶喊加油，折木結束表示這三天歌舞圓滿完成。隔天上午家家戶戶各自帶著未喝完自釀的酒到河邊送神，族人會在河邊午餐送走 koko’ ta’ay，期待他們兩年後再來。

今年的祭典參與的觀光客和以往相比來得較少，過去以往在場內設置的攤販在今年也禁止設攤，將這些攤販的位置改為族人的休息室，雖然祭場週邊外圍仍有攤販，但不至於像往年被說成來祭典向來逛夜市一樣。過去兩次的結期（papoe’oe’）我都載著爺爺和 baki’’omin 去南庄的向天湖，爺爺前年因身體不適但礙於自己身份和執掌仍必須前往向天湖，我就和爺爺說：「你不舒服就別去了」，他回說：「為了我們的文化，我還是要忍耐，不然怎麼辦」。對於文化，長者的堅持，族人的遵循，我想，所謂的「祭典主體性」，我們是保留住了，一直到今年為止 12 年了，我也真真切切地參與了六次的祭典。祭典中，我們不需要「長官」的參與，我們也不需要顧忌究竟我們的歌舞到底好不好看，有不有趣去迎合觀光客，有次我忍不住問起 baki’’omin 說：「baki’，你不覺得我們的觀

光客和攤販太多了嗎？」他回答：「攤販讓他們做做生意，觀光客讓他們來看看，沒什麼不好，只要他們不要破壞祭典就好」，對！從頭到尾，無論是長官、觀光客和攤販，他們的進駐或是任何舉動是無法破壞祭典的每個環節的，因為我們嚴肅地看待，如有一絲不適切，就會受到嚴厲地制止，因此就呈現了，歌舞和小攤販的對立，彼此不侵犯彼此。

「折木」儀式以往是由別的姓氏折斷，而這個被折斷的木頭為「榛木」（sibok），然而今年負責將木頭折斷的是朱姓，也就是主祭自己家，因此今年選用的木頭必須為「山胡椒樹」（mae’aew）。

一個漢族學生學習阿美族語的經驗

林志洋（Langod）

漢族，畢業於輔大黑水溝社與哲學系，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肄業。阿美族族名 Lanogd，也是 Cawi′ 靜浦部落 Ciromi′ aday 階層，興趣是原住民族語復振相關工作。

學習，沒有終止，因為文化，未曾停止！

Langod 是一位非原民的研究生，基於想深入地認識阿美族文化的原因，開啟了他學習阿美族語的過程，也在 2011 年通過成人原住民族語認證，並屢次協助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進行阿美族語翻譯事宜，並於今年完成花蓮部落大學《中部阿美族傳統祭儀與社會組織運作教材》製作。希望透過簡短的學習經驗分享，引起更多人對阿美族語的學習動機。

2006 年 9 月，我進入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就讀，修習 Namoh Rata（吳明義）老師開設的阿美族語課程，由於之前已經在台北市語言巢跟吳惠子老師學了幾個禮拜的族語九階教材，因此便能很快進入狀況，能跟著班上阿美族同學們一起朗讀課文與單字，不會跟不上進度。

我的名字中的最後一個字是「洋」，Namoh 老師便為我取了一個阿美族名字 Langod，大海嘯的意思。

吳明義老師有系統的以讀本教授阿美族語的構詞、文法、發音與阿美族文化，並且很有耐心回答我對阿美族語與文化的疑難雜症。我很感謝吳明義老師的耐心指導，讓我在 2011 年通過成人原住民族語認證。
由於當時我不好意思開口說我的破阿美族語跟阿美族同學交談，所以我的學習方法跟學英文一樣：

- 上課後回宿舍複習文法與詞綴變化。
- 課文的句子與單字抄寫幾遍加深記憶。
- 大聲朗讀單字、例句與文章（比如，曾經某個很長的單字我老是不起來，於是我把它每天念一百次念到舌頭習慣後，一個禮拜後就會念了：masamaamaanay ）。
- 不懂之處，我會私下請教吳明義老師。

除了在課堂之外，我不敢開口說阿美族語，即便我已經會了一些單字跟文法結構。比如說我無法加入研究所班上兩位阿美族同學的對話，一來他們說話速度太快我跟不上，二來我的單字語彙量無法應付大量的生活會話，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我怕講不好被笑。」

許多不敢開口說族語的原住民族年輕人的經驗也是這樣：怕一開口就被嘲笑發音不準、文法不對、說話語調 afesa’ 、怕講錯被糾正有挫折感（我自己不怕被糾正，相反的我講錯了喜歡被糾正，因為我就知道怎麼講是適當的了。）

什麼時候開始我敢開口說阿美語呢？學兩年阿美語之後一次參訪馬太鞍部落爭取 Takomo 傳統領域的工作坊中，一位 Faki 知道我在學阿美語後，便鼓勵我用阿美語跟部落族人自我介紹，開口過程中，我將所學的阿美族語全部現出來，當場得到 Fayi 、Faki 們的鼓勵與讚美（說我發音標準、講的都很正確等等）。那次在馬太鞍的經驗幫我建立了自信，讓我覺得：「原來我講的族語部落老人家可以聽得懂。」在 Takomo 部落的經驗，讓我體會到推動語言復振時，建立一個溫暖、友善、鼓勵開口說族語、有耐心的語言環境是很重要的。

我的學習經驗比較像是循著大學外語學院中的語言學習進程，也有一些成效。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我並不是把阿美族語當作工具來學習，這樣子會很痛苦，就跟許多人學英文是為了聯考或工作一樣，我學習阿美族語的過程中，就是想進入到阿美族文化裡面。這段學習經驗或許可以和部落大學中許多阿美族年輕人在推動與學習的生活族語與毛利族的棍棒學習法做一個經驗參照。

另外，我跟港口部落台 11 線旁裡的雜貨店阿嬤學阿美族語也是有趣的經驗。一開始，我只是路過跟阿嬤買東西，便用阿美語開口問飲料多少錢？當然阿嬤很好奇：「一個漢族年輕人怎麼會開口說阿美語？」後來，我路過港口部落那家雜貨店時，都會跟阿嬤閒聊幾句，有次剛好幾個老人家在雜貨店門口聊天，我也變坐下閒聊，那個阿嬤就跟我說不准說中文，說的話要罰喝一杯米酒，被罰喝了幾杯，喝怕了之後，就會絞盡腦汁的用阿美語表達自己的意思，喝得順口，講得越來越順口。我發現這剛好是塑造一種全阿美族語的環境，強迫自己要用阿美族語表達，自然就會越講越好。

之後，我在靜浦部落參加年齡階層，在部落中是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學習到阿美族語與文化生活，部落的 kaka 與 mato’asay 也是我最好的請益與練習對象。後來，我參加了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以下簡稱部落大學），由黃梅玲老師所開設的阿美族語生活會話班，我在那裏如魚得水，因為梅玲老師打造了一個鼓勵說阿美族語的友善生活環境，讓我可以實地運用現學現賣。有次參加族語研習營時，部落大學執行長 Sifo 帶領的棍棒拼圖說故事法也是很愉快的學習經驗。

綜合以上，我這種將族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學生，學習的方法與經驗大致如下，課堂上學習語法規則、閱讀語料、練習對話、聽廣播電視訓練聽力、大聲朗讀背誦、參加阿美族語生活化團體、在阿美族部落生活現場運用。

---

masamaamaanay：阿美語，意指「怎麼樣的情況？」
afesa：阿美語，沒有鹽巴之意，直譯為淡而無味，意指說話語調沒有到位。
Faki：阿美語，意指伯叔輩。
Fayi：阿美語，意指阿姨、伯母、姑姑等輩份。
kaka：阿美語，泛指比自己年長者。
mato’asay：阿美語，泛指老人家。

I cowa ko lanlan ako ?

Panay・Kumod Tana・Takisvilainan （黃雅憶）

是一位擁有阿美族與布農族雙重身份的原住民，今年協助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進行《布農族傳統歌謠族語》教材之製作，藉由的過程，重新認識屬於血液中另一半的文化智慧，進而思考自己與部落文化傳承的關連性。

Mihumisang ！ Ngaayho ！ 我 是 Panay， 也 是 Tana。從小生活在阿美族環境，自認為自己是阿美族，但我其實還有一個布農族的血統。一直以來自以為是阿美族，很少有機會接觸布農族的文化，直等到我真正用心體會布農族之美。當我接受撰寫布農族與歌謠時，心裡很掙扎。一個「阿布族 」，只有外在、沒有文化內涵，我要怎麼去寫一個布農族語歌謠教材？於是，我開始用心去認識、接受這個文化，從文獻、布農長輩的歌聲、文化的教導，我深刻的覺得：「只要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一定可以改變自己的想法、突破舊我觀念。」

在撰寫教材時，時常回想起大學時期與同儕們學習布農族語歌謠的景況，更回憶起小時候父母親帶我們回到布農族的傳統家屋，其實多一個族群文化的認同是豐富我的生命多元文化內涵，而不是停留於負面想法：iwatan 、黑、胖、矮、粗粗的小腿。

「自我的尊重很重要」，我告訴自己，文化的傳承不要在我這一代就斷層，文化的腳步是可以繼續走下去，文化的編織是集結很多人互相交流編織出來。我在寫教材時，因為勾起布農族的文化、知識、生活，不只重新認識自己，更懂得尊重文化。

編撰教材開啟我對布農族語的想像，也激發心裡深處裏那尋根的念頭：「I cowa ko lanlan ako ？」

I cowa ko lanlan ako：阿美語，意指「我該往哪裡去？」
Mihumisang：布農語，問候之意。
Ngaayho：阿美語，問候之意。
阿布族：作者對自己擁有阿美族與布農族雙重身份的稱呼。
iwatan：阿美語，黑、髒之意，亦是阿美族對布農族的貶視之意。

找尋，
我們時代的榮耀。

蔡昇達

歐北來團隊共同創辦人，自由工作者，對於這座島嶼的故事深深著迷，享受走進不同地方向土地學習的浪漫，著有「人生至少歐北來一次—這座島嶼教我的事」一書。

那天走進桃園復興鄉，遇見了一位泰雅獵人，他的眼神很銳利，但很溫柔。幾番閒聊之後，他邀請我上山，去山上那間，他「愈活愈回去」的家。

那是一間占地不大由鐵皮搭建的屋子，旁邊停著一台小貨卡車，還有一台巨大的挖土機。「我是在開路的啦，北橫路霸就是我。」老人家開玩笑的說。我們升起了火，倒了酒，手指輕點三下，一飲而盡，老人家幾杯酒下肚後，開始說著他的過去。

「以前我當過村長，應酬喝壞了身體，用著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社會上生存，以前都是互相幫忙大家分享資源，現在是『分配』資源，大家都想來找我『喬』一些事，人跟人之間不是純粹的交往，但現在沒有錢這個東西，很難活下去。後來生病之後，那幾個月裡，想起了我藍眼睛的外公，決定回到山上，過自己的生活。」「藍眼睛的外公？」我問。

老人家又喝了一杯酒，「我記得他是藍色的眼睛，小時候會跟著他在山裡面玩，吃一些看起來像雜草的植物，放陷阱收獵物，自己種地瓜和一些菜，晚上他們就會唱歌講故事給我們這些小孩子聽，生活很單純，有什麼就用什麼。我很喜歡在山上一家人圍在一起烤火聊天的感覺，但，現在小孩子都沒有時間跟我上山了。」「因為他們有各自的工作要忙？」

我問。「不忙他們也不喜歡上來啊，上山沒有收訊不能上網啦！而且生活壓力很大，部落賺不了太多錢，都要離家工作，賺錢是最重要的事，對現在的他們來說。」老人家說出了這個時代變遷之下普遍的現狀。

停頓了一陣子，我們抬頭看著滿天星斗，老人家唱起了古調。「前陣子我去『幫人家死掉』（部落幫忙喪家處理事宜之泛稱）的時候，聽到年輕人問躺在那裡的阿公說：『你不是要教我唱歌嗎？』，其實心裡感觸滿多的，現在的生活方式已經不能讓年輕人在生活中學習，必須特別花時間和心力去『學』這些文化和故事，但現在這個快速的社會最缺的就是時間。」在時代的壓力之下，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的權利已經被剝奪，「真正的衣服」已經被扒得一乾二淨，如果沒有自覺，就會在這個時代的洪流下被洗刷的更不著痕跡。

在烏來的福山部落工作時，林慶台牧師在我離開前，對我說了一段話：「原住民的事，只有原住民自己才能解決，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要怎麼要求別人來跟我們溝通和學習，更別談我們認為的『重要價值』他們也一併認同。因為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對你來說重要的價值是什麼。」現今 20 至 35 歲的年輕人很幸運，也很不幸，因為我們剛好處於「文化資產豐富卻也快速流失的時代」，上一個世代的活歷史們，也即將邁入成為「歷史」的年齡。

記得在屏東遇見的排灣族 Vuvu（排灣語，祖父母之意）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要解決的問題，屬於我們的榮耀可能是獵到雲豹或公山豬，你們時代的榮耀已經不在這上面，至於是什麼，你們得自己去找。」也許，我們的雲豹和山豬，就藏在老人家經過時間日積月累的海馬迴裡，該如何將文化轉譯，與現代的生存規則達到平衡，正是我們該思考的問題。

如果你都不愛自己，該怎麼教會別人，一起去愛。

土地柔性戰

杜宜蓁（Icep）

忙於評鑑的午後，闖入這 2 隻嘴含棒棒糖、手握機器人的 wawa（阿美族語：孩子之意），似乎突顯了地圖與時代的分界。辦公室有個部落地圖的模型，裡面承載了 tafalong 部落（現今太巴塱部落）傳統領域的文化脈絡，跟現今的行政地區畫分差異很大，你「可以」想像過去人們的生活廣闊與互動關係，「也無法」想像這個族群與這塊土地的情感綿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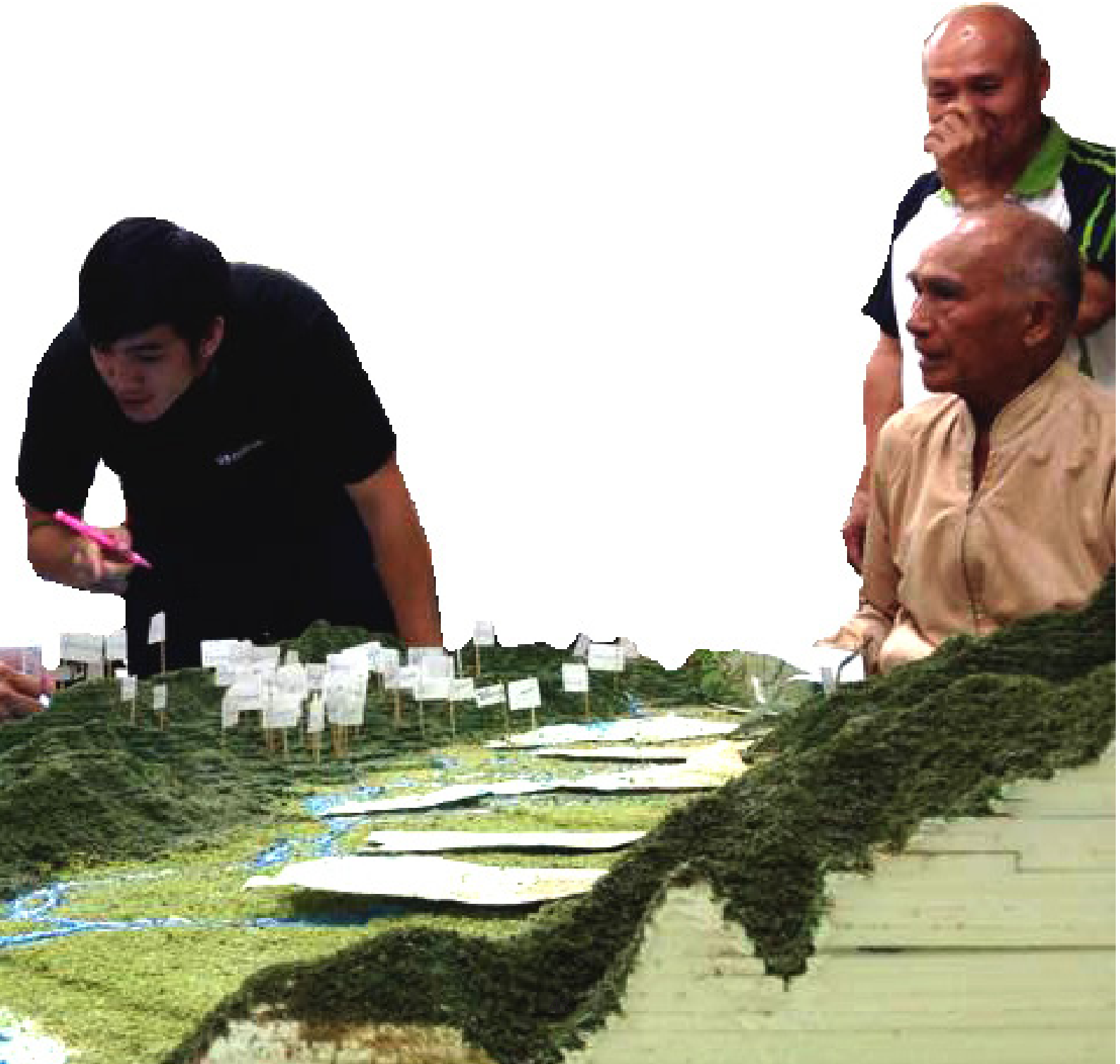
Easter Bunny

老實說，對這個部落地圖的情感不及其他同事，因為製作過程時，尚未到部大工作，說有感覺就太矯情了！但我愛看部落老人、年輕人看著、聽著、說著地圖的神情，很思考、很情感、很流露，有股隱藏的激動，哪怕故事被流傳流傳久久，但所有發生的場景都在眼前、就是這個你我的生活圈！

相較辦公室裡從事文化重現的我們，到底是和諧？還是衝突？我自以為的下結論：

和諧的是，用族語悍衛主體性的文化決心。
衝突的是 ... 目前無解。
部落地圖，當然還是用最撩美的姿態躺在辦公室，等待產出更多誘人的生命故事。

期許，部落的 wawa（阿美族語：孩子之意）用生活傳承，柔性的展開這場土地主權的宣示戰。



恨流行的部落最時尚

Ilong Moto（張裕龍）

花蓮玉里嘟嘎爾（tokar）部落阿美族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目前擔任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不要等待任何可能來討好你，
藉著逃避來紓解你對認可的壓力，
而你只能自己面對你自己，
不要把面對這件事變得這樣委屈；
為什麼天龍國會這麼有魅力，
為什麼不試著回頭追尋祖先流傳的智慧，
我們已經在按照別人說的規矩
變成賺錢花錢的機器。
如果能將你眼前的這一切視為俗氣，
我們可以自信地穿著族服遊西門，
隨興在捷運車廂族語交談，
回應在這土地下面祖先的渴望。

作者改編自原住民族歌手巴奈 · 庫穗
〈不要不要討好〉
收錄於《泥娃娃》專輯。

這陣子因為語言田調工作，走訪花東海岸縱谷 5 個部落、翻越中央山脈 6 個高山部落、西部高山 3 個部落以及國境之南 2 個部落等，足跡幾乎踏進台灣原住民族群的根源，雖然我知道，這僅是短暫粗糙的部落停留，相信唯有不斷的踩踏翻攪，才能讓原住民族的文化重量不斷被看見……。

正面直接的衝擊

事情總似乎不會一面倒，田調之行有褒有貶，有的貶到差點流產無法進行，普遍會說，蒐集語料對我的工作到底有幾分重要？「現在的小孩子，哪個還會講，社會上用不到，也學不來，根本不願學啦！」，不以為然的這樣說。

話說這現實的普遍反應，才是終結語言的罪魁禍首吧！然而這不就像是雞生蛋、蛋生雞的輪迴現象嗎？總可以創造個起頭吧！當然也有持正向態度的正義使者，支持語言復振的精神，甚至提供許多由部落而起的寶貴建議，這可以從幾個面向剖析族語於當今社會生存的價值：

- 族人對自己語言或對整個語言環境的態度觀；
- 部落自然是語言保存與學習的教室；
- 就功能而言，由部落提出的建議做法，才是語言重振雄風的關鍵。

得天獨厚的學校－我的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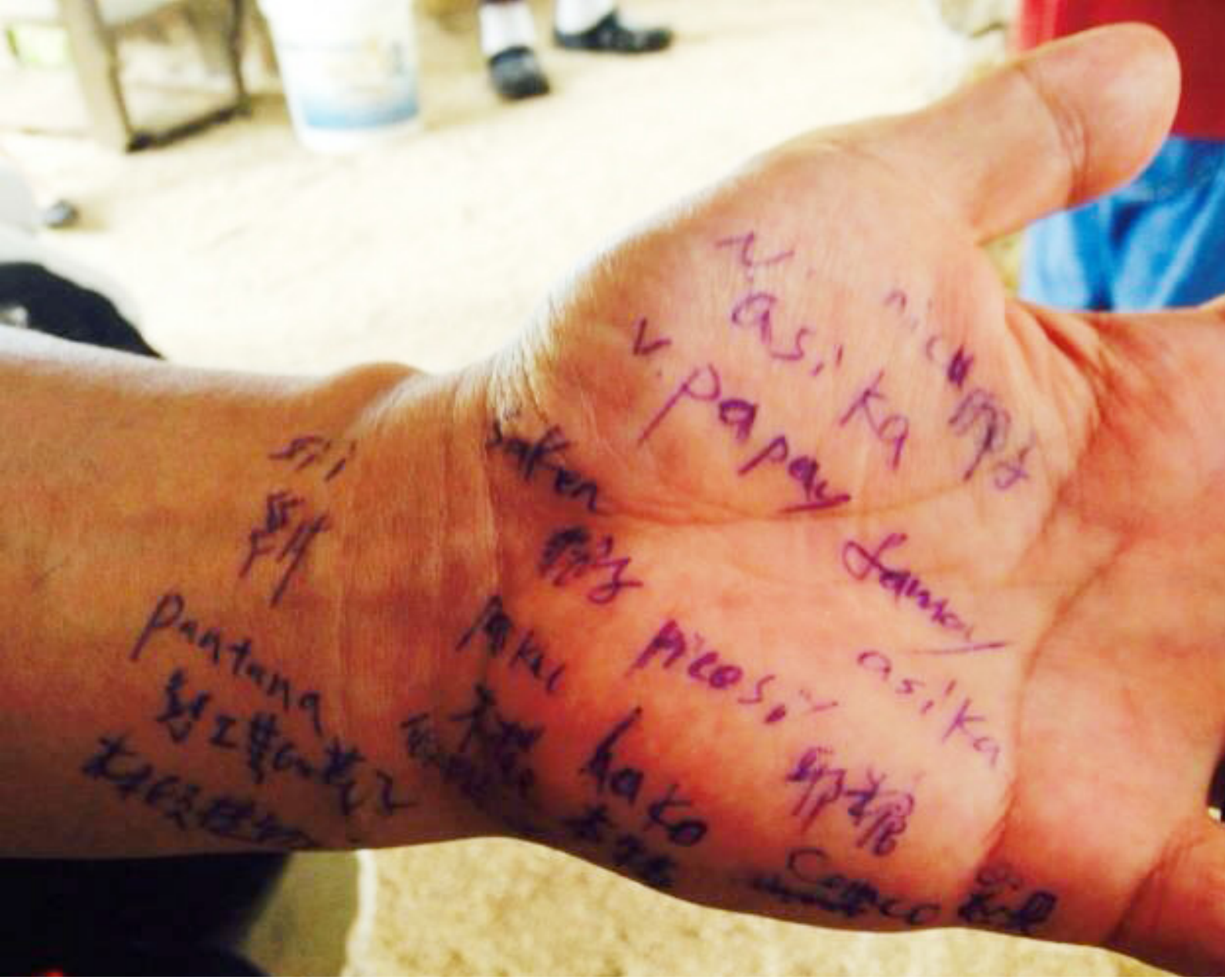
花蓮縱谷的秀姑巒溪畔是我的人生起源，直到曾經一樣青澀的高中生以前，都還是享用部落大自然的一切，每天吃的食物色澤幾乎調不出七彩霓虹，很難啟發已呆滯的味蕾，包裹身體的雖已不再是麻布袋，但跟競選旗子也沒啥兩樣，眼前看見的大片那山、那田不斷纏繞著，纏繞著，已滿足我持續 18 年 2.0 的絕對視力。

好的，這簡單又看似封閉的部落與生活，卻是孳生我強而有力的族語能力的關鍵，在這段期間，部落就是我的學校，faki 、fai 就是我的老師，那山、那河就是我活生生的教材，那樹、那石就是我的天然課桌椅，那田就是我們的大操場。或許，當年與現今生活型態確實不可相提並論，但我想說的是，就認識自己的語言本身，態度不能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意願，在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下，更應該把握及運用：

- 部落是絕對的教育場域；
- 一種願意從事與接受的態度，才能儲備功力。

秀姑巒溪畔語言不僅有屬最大宗的阿美族語，還有鄰近的布農、太魯閣等族語，在縱谷地帶，互不被破壞共存百年，也唯有這樣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語言才得宜活存至今仍能千錘百鍊，這也是語言本身與學習語言需要環境的本意，封閉的環境有弊也絕對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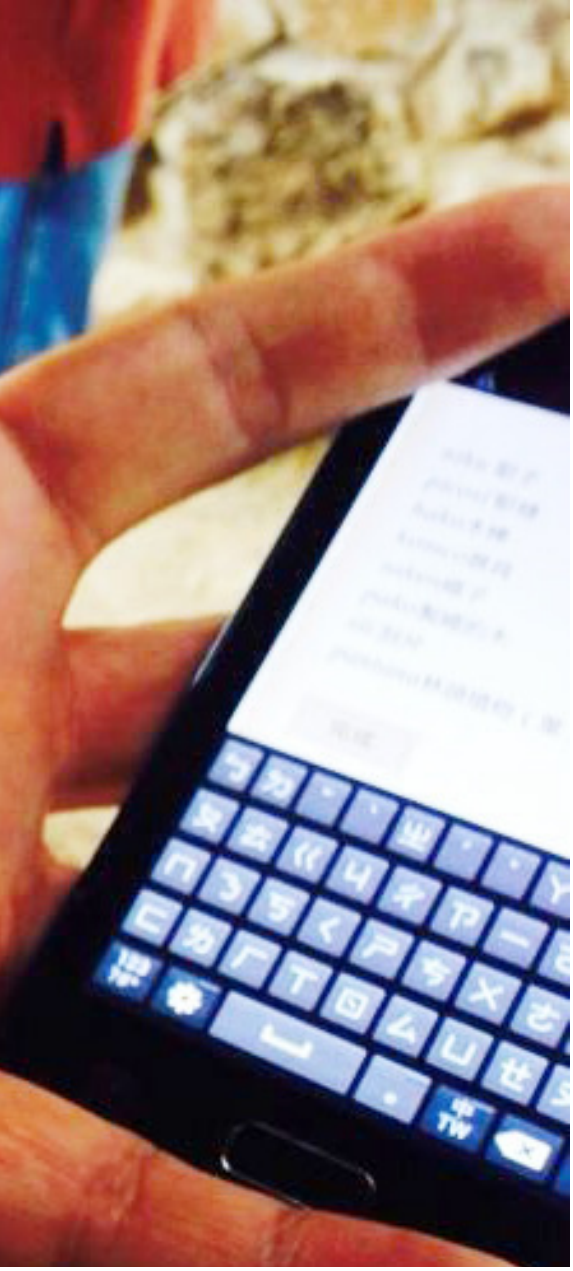
部落的田調之行，看見的另一個面向，是部落族人給予族語存在與永續生存的價值。



認證開啟的族語人生

從高中畢業離開部落開始，直到大學畢業的這段時間，其實是族語能力的退化期，直接反映在每每回部落，跟阿嬤溝通漸漸吃力每下愈況的感覺，但在一次不具任何抱負與期望的想法之下，參加了自認為只要會說話就能通過考試，原民會舉辦的第一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結果通過了！奇妙地醞釀我今日朝向族語研究的關鍵，為我開啟族語可能無限的人生。

這紙認證資格，於當時正在小學教書的我多兼了族語課程後，接下來帶領學生的參加族語相關競賽，燃起對自己語言的責任感與更多的興趣，於是確定進入研究所攻讀原住民族語言研究，此後更了解族語的深層內涵，相關研究講座與研究機會增加了，並能在主播台上流暢地及時運用，直至今日真正從事的族語研究工作，一路過程不僅是自己的寶貴資產，也是自我人生的極致價值。



時代變遷傳統仍可歸傳統

姑且不談學習原住民族語之於社會競爭力的不重要性，談論的結果也是社會大熔爐的輸家，即便是人數最多的阿美族，語言斷層不也是很嚴重嗎？其他如祭典已為觀光利益而變質。

記得在我小時候，豐年祭是五天的，並且男女生的規矩非常嚴謹不得踰越，在活動中還可以看見耆老教授族語，而且是全體不分男女老幼直見大家講族語的盛大景況，然而現在領唱方式已被現代音樂播放所取代，完全失去傳統價值與真實性。再回頭看看政策性的學校族語課程，個人認為當然是不足夠，真的是政策歸政策，實用歸實用，顯示現行的族語教育政策，所謂的重視原住民文化，是忽略了語言乃是文化底蘊的核心價值信念，以致觀賞的是民族外表的華麗差異，而非透視文化底層真正的存在根源，我並不是完全否定現行的族語教育體制，所以我還是得說「以部落為出發點，才是語言重生的所在」，當然族語問題不該宛如慶典絢燦花火，霎那即逝，姑且將視野縮小到在部落開設的部落大學、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等等這些狗延禪喘復振族語的力量，其中的家庭和部落是扮演絕對重要角色，因為有兩者共同的參與，才能營造完全的族語環境。

不輕忽年輕勢力的策略

我想，即便已進入開化年代，原住民的群聚生活習性歷來不衰，從這個角度來看全國各大專校院的原住民社團，原住民社團的生存動態是較令我關注的，有些原住民社團的成立可以說是配給的，且願意加入反而是非原民居多的接枝者的非原民生，若認真看待這樣的團體生態顯見其存在的不值。

其實，管理者可以著手學校原住民之於社團的群聚概念，形同所謂部落學校努力語言紮根道理一樣，即使是在大都會區，架設族群精神象徵的「taruan」，血液自然將跟著向心流入，因為這個象徵就是民族精神的所在，而在教

會青少年團契的功能也不容小覷，其每週定期聚會、生活分享、練詩歌、獻唱族語詩歌行為，也能構築向心、凝聚力量的信念。

認清自己

透過因為田調工作，可以透析各族群因為地理因素，持續保有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質之外，正可以因為有別於其他族群的不同，有機會來回溯認清屬於自己獨有的文化內涵，當然包括一個年輕族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語言之於自己部落的關係，語言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文化底蘊，我自認是靠山的民族，跟高山、土地，共生共存，當語言漸漸地不被重視，這傳承土地上生存的祖先智慧，也將惶惶不可終日。

呼籲年輕的後代族人，我們的膚色，我們的腔調，乃至我們的生活型態，我們就是從這人種而來，那是無法退去的標記，沒有必要去擔心或去掩飾我和大社會強勢民族的不同，甚至愚昧地說服自己去違背迎合原本就不屬於我們的條件，而大肆捏造消弭自我認同的理由，極盡絕望的讓自我認同臨走在死亡邊緣。

走回來吧，你、我以及我們身旁的他，提醒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自己，一同回部落看看並重新認識智慧保存的土地。

---

faki： 阿美語，意指伯叔輩。
fai：阿美語，意指阿姨、伯母、姑姑等輩份。
taruan：阿美語，聚會所之意。

FANGCALAY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第八號

Fangcalay: 阿美語，美好的意思。